

如何研究中國人

心理學本土化論文集

作者／楊中芳

本書收集了作者多年來，有關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研究與論文。這些論文曾散見於兩岸三邊（大陸、台灣、香港）。

其內容主要涉及：

- (1)對本土心理學的界定及對其學術意義的闡述；
- (2)對「中國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看法、建議及批評。

作者本著「儘量舉實例」的寫法，讓讀者瞭解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中國本土心理研究叢書

如何研究中國人・心理學本土化論文集

作者／楊中芳

叢書主編的話

編輯本叢書的主旨，是希望提供給對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有興趣的朋友一些參考示範書籍，讓讀者能夠對我們在心理學界所耕耘的本土化運動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與瞭解，並且能從這些書中得到共鳴及靈感，從而與我們一起進行本土心理研究，共同促使現時由外移植而來的中國「心理學」走向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心理學」。

過去幾十年，中國「心理學」所走的道路是把西方或蘇聯的心理學移植進來。大部份的研究始終停留在驗證這些外來心理學理論及研究工具是否在中國人身上適用的階段。在這個思考框架下面，中國人的心理學充其量只能扮演驗證其他人理論之全球普遍性的角色。而這些「放諸四海皆準」的研究成果，往往由於太過抽象，無益於幫助我們瞭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具體心理運作及行為意義，只能作為學術界的點綴品。

中國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是寄望中國心理研究工作者能從以上所述的思考框架中解放出來，嘗試用一個新的、本土的思考框架來瞭解中國人。這個框架是把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放在其所生活的「文化／社會／歷史」的體系中，從中國人在此體系中的運作，去認識、去尋找及去理解其行為背後的心理意義。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研究思路，可以讓我們的研究成果更能與中國

人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成為一門切身、有實質意義的學科。

中國人自生下來，就不停地在與父母、老師，及其他周圍的人交往中，得悉一套在他（她）所處的環境中的生存（做人處事）之道。而這些道理正是中國人民集體歷經數千年日積月累下來的人生經驗。這套經驗不但引導我們處理現代的生活，同時也會經過我們自身經驗的提煉後，成為我們傳遞給下一代的生存之道。所以要瞭解任何一個時代中國人的行為，我們必須將中國人放置在這個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環境體系中，去看他們如何運作及應對，從而探尋關鍵的心理現象、過程及意義。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視中國心理學界的這個本土化運動為中國學術界自五四運動以降，採用「全盤西化」研究方向之後，進入「自我再認識」階段的一部份。想通過反思、回歸及整合的過程，把一個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紮根的「中國心理學」建立起來。

本土心理學研究，除了可以使我們更貼切地瞭解中國人的心理及行為之外，還可以對普天下的心理學做出顯著的貢獻。這種貢獻絕不止於幫助驗證外來理論的全球普遍性，它有潛力可以提供現時世界主流心理學一些新的理論靈感及研究方向。中國人對許多心理學問題的探討都有相當悠久的歷史，並常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辯。它們有些與現代心理學的看法及想法相當一致，有一些則相當不同。那些不相同的研究，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去用另一個角度或理論架構來探研及瞭解人類的行為。從而，給現代以西方及蘇聯心理學為代表的主流心理學注入一些新鮮空氣，使我們能更全面的瞭解人類的心理活動。

雖然在心理學界，醞釀本土化一運動已達十數年之久，但是此運動始終停留在訴苦、吶喊、誓師的階段。大部份人對更進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去進行本土研究工作，卻一直裹足不前。追根究柢，這個停滯的現象固然是因為許多人對本土化的定義及意

義的瞭解不夠或意見不一所致。更重要地，恐怕還是因為許多人對如何下手一事感到茫然。不知要選什麼題目，怎麼樣去思考問題，才算是做本土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對本土化做出貢獻。這些有志者需要的是能得到更多相關的資料做參考及實際的案例做示範，從而探索出一些可以使自己的研究真正本土化的途徑。

本叢書就是為了順應這種需要而設計產生的。即將出版的書包括以下四類：

1. 對當今世界主流心理學進行批判及重建的譯著
2. 追溯傳統心理學概念及思想的專著
3. 整理目前本土研究所累積的經驗及成果的著作
4. 有關如何進行本土研究的示範書籍

由於西方心理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領先地位及在世界潮流的主導地位，要推行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工作。中國學者所遭遇的內在及外在阻力都很大。希望這一系列叢書能夠減少這些阻力，促成這個運動邁進一個創新的、實幹的發展階段。

楊中芳

序

本書蒐集1986年以來，我所發表的有關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一些論文。這些論文散見於兩岸三地（大陸、台灣、香港），形成了一個「割據」的局面。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得以將這些論文匯集起來，讓我對本土心理學的觀點能以「統一」的面目與讀者見面。

本書的內容主要涉及：(1)我對本土心理學的界定及對其學術意義的闡述；(2)對「中國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一些看法、建議及批評。這兩方面，我是本著「盡量舉實例」的寫法，讓讀者瞭解心理學本土化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這些論文的完成跨越了八年的漫長歲月，在此期間，我自己對本土心理學的認識、肯定及再肯定也是一個曲折而充滿高潮、低潮的過程。在這裡，我也想讓讀者看到一個心理學研究者的掙扎與改變。

我一向不喜歡「全盤照收」地接受呈現在我眼前的東西，喜歡從「零」想起，喜歡唱一下「反調」，提些新意見。在心理學的領域「混」了三十年，我對做研究有一些感觸。我感覺如果做研究僅是看一下外國學術雜誌，找一些他們用的量表來翻譯一下，再找一些中國「受試」來填一下，把結果送進電腦裡去「處理」一番，出來的東西，加上「文化」的胡椒、「社會」的鹽，最後再撒上「今後要……」的蔥花，就成了一盤中國菜，那麼，它實在是太「無味」了。但是，看到大家好像都吃得「津津有味」。較早曾懷疑自己的味覺有問題，而試著放棄這一行。後來，想通了，覺得不妨試著把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看看大家的反

應如何。心想，即使沒人反應，至少也給我自己的學術生涯加油添醋了。

我最早寫的一篇是〈試論大陸社會心理學研究之發展方向〉（本書第三篇）。1986年在北京《理論信息報》連載（因為太長）。意外地，得到了許多讀者的支持。1987年應邀在《社會學研究》上整篇重刊。接著，另一篇〈中國受測者所面臨的矛盾困境：對過份依賴西方評定量表的反省〉（與趙志裕合著），1987年在台灣《中華心理學刊》刊出，也得到許多同行的鼓勵。從此，讓我走上了本土化的不歸路。

我的思路通常是先迴避現有的爭論，哪怕是最簡單的問題，都從零點想起。在這麼做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大家爭得面紅耳赤的東西，往往是因為對同一個名詞及其所包涵意義的認識不同所致。因此許多爭論都是無謂的。所以，通常我的論文喜歡以「定義」為首，讓大家明瞭我用詞的意義，然後再著手去論理，去提出我的觀點。這樣做，有時候成功，有時沒有。

論文發表之後，最嚴厲的批評者是我自己。有時我自責沒有寫清楚，有時寫得太多。有時，再看了一些新材料或做了進一步思考之後，自己的想法又改變了。這裡所包括的論文有些是在改到面目全非之後才出版的，也有些是交稿之後，又五馬分屍的重新編寫過的。因此許多論文已與所記載出處的「原文」有相當大的出入。而如今，在我編輯這本書時，對有些論文我尚感滿意，有些則已不敢苟同。為此，每篇論文之後，我都設有「後記」，給自己一個機會發表對這些舊作的感想、反思及補充。

為了讓讀者體會到一個結構，本書並不是按我寫文章的時序來安排的。我在第一部份用兩篇論文引介了什麼是本土化之後，在第二部份，就以三個研究領域讓大家看到心理研究的本土化最大的難題是研究思路（或稱概念化）的本土化。這三篇論文集集中論述了從什麼地方去尋找研究靈感，及從什麼方向去思考研究課

題，怎麼去抓關鍵心理概念等問題。

第三部份，我從研究所用的工具下手，提出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在最後一部份，包括了三篇對大陸及台灣本土化運動的評述文章，發表了我對現階段本土化運動的評價及展望。

這些論文之能寫成付印，得力於許多良師益友。除了我師楊國樞教授及我友曾志朗教授給予我無限的精神鼓勵及支持之外，我特別要感謝陳淑娟女士多年來對我多方面的協助與支持。在她自己經歷人生幾個重大階段的同時，以同行、朋友、助教、助理，及業餘精神治療師等角色，協助我走過這段艱難的路。我也非常慶幸，在系中有賀蓓一友，年復一年地、不厭其煩地、任勞任怨地幫助我做繁瑣的編輯、排寫、打印工作。她「未老先花」的眼睛與十年來處理我行雲走馬的字體，三心二意、一改再改的寫作習慣不無關係。在本書編輯的末期，又承彭泗清同學細心負責地完成煩瑣的校對工作。最後，在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賴阿勝先生及馬娟娟女士的鼎力支持下，才使本書能與讀者見面。我對以上諸位的幫助深表感謝。其他朋友的幫助不及備列，讓我在此以不記名方式一併致謝。

楊中芳

於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目 錄

叢書主編的話	1
序	V
第一部份 什麼是本土化？	1
1.中國心理學本土化引論	3
2.由中國「社會心理學」邁進「中國社會心理學」： 試圖澄清有關「本土化」的幾個誤解	42
第二部份 研究思考的本土化	65
3.試談大陸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67
4.試談中國實驗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 對以「集體主義」為前提的實驗研究的反省	123
5.試論中國道德文化及道德教育： 對道德思考發展研究的本土反思	157
第三部份 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205

6. 中國受測者所面臨的矛盾困境：

對過份依賴西方評定量表的反省之一 209

7. 「好惡度」在人物觀感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對過份依賴西方評定量表的反省之二 231

8. 頻率副詞在測謊題內的作用

對過份依賴西方評定量表的反省之三： 255

9. 「自我概念」研究的「以偏概全」

對過份依賴西方評定量表的反省之四： 281

第四部份 本土心理學發展之評價與展望 305

10. 欲速則不達：論發展社會心理學的「基礎研究」 309

11. 試論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學研究：兼評現階段之研究結果 321

12. 看來「深化」的時機尚未到！ 389

第一部份

什麼是本土化？

在這一部份裡共包括兩篇論文。第一篇主要是對中國心理學本土化做一個簡介。第兩篇則是就當時一些人對本土化這個概念所產生的誤解做一番澄清。在此二文中，我基本概括了多年來在本土化運動中，大家對定義、目標、方法及意義所做的探索及爭論。我希望從此兩文中，讀者亦能體會出當時認同此運動之學者的思考、論理及訴求。

此二文皆完成於1988–1989年間。前者是針對1988年在香港開的一個命名為「邁進中國本土心理學的新紀元：認同與肯定」的會議上所提的一些爭論及疑慮，做出澄清及剖析。後者則是回應1988年夏天在青島舉行的一個由大陸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屬下的「理論與教學專業委員會」所主持的學術研討會上，許多大陸學者對本土化所提出的一些異議及質疑。在這些澄清、剖析及回應中，我進一步肯定了自己對本土化的目標及方向的看法。

1. 中國心理學本土化引論^{註1、註2}

前 言

中國心理學者正式開始討論本土化的問題，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歷史了。1980年12月，港、台學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個命名為「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的跨科際研討會。會中，楊國樞教授報告了一篇〈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一文（楊國樞，1982），可算是正式揭開了中國心理學邁入本土化的序幕。之後，在1983年3月，港、台學者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了第二次類似的會議，命名為「現代化與中國文化」。這次會議的主題雖然仍然是以跨科際為經，卻以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為緯，來研討「中國化」的問題。

註1：本文部份內容是依據「邁進中國本土心理學新紀元：認同與肯定」研討會，在1988年12月21日晚，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與會人員的發言整理出來的紀錄寫成。全文除綜合與會人員的意見之外，還加入本文作者在會後，對開會時所提出問題的思考及探研。所以此文成果可以說是屬於所有參與那次討論的人。然而文責則由作者自負。

註2：本文原發表於高尚仁、楊中芳主編（1991）《中國人·中國心——傳統篇》，9~41頁。台北：遠流。

此次會議也邀請了數位大陸學者參加。在這次會議中，與會的心理學者，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以實徵研究成果，來實現本土化的精神（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1985；黃光國，1985）。

在此同一段時間裡，大陸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也從1979到1981年的「醞釀期」跨過1982到1984年的「學習及初建期」，而走向「發展和研究期」（石秀印、劉衛平，1989）。從1985年開始，中國化的問題在大陸也逐漸成為很受重視及引起爭議的題目。1988年7月我在青島參加了由中國社會心理學會的「理論與教學專業委員會」所舉辦的全國學術年會。在會中，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成為討論的中心課題。當時，討論的激烈，真正達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楊中芳，1991a）。

本書所蒐集的論文，大部份出自1988年12月，在香港大學舉辦的一個命名為「邁進中國本土心理學的新紀元：認同與肯定」的研討會。這次研討會與前兩次在台北及香港舉行的「中國化」會議不同之處，在於它是：(1) 以心理學研究為主，而非跨科際性的；(2) 以回顧、反省及展望為主，不以實徵研究報告為主。會議主旨是希望從回顧、反省及展望中，認同中國心理學有本土化的必要，探索並肯定今後朝本土心理學努力的方向，藉以使中國心理學更進一步邁進成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學科的道路。

在過去這十年走向本土化的道路上，我除了有幸主辦或參與了其中兩個會議之外，也閱讀了大部份會後的論文集。十年來，有幾個問題似乎一直是每一次會議的中心話題，總是引起熱烈的討論及不休的爭辯，卻始終得不到任何的定論。而這些問題卻正是推展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核心及急待澄清的問題。這次，我想借著將「邁進中國本土心理學的新紀元：認同與肯定」研討會的論文編輯成集之便，寫此緒論，就這幾個核心問題，做一番比較詳盡的探討及澄清。希望讀者在閱讀全書各論文前，能對推行心

理學本土化的意義有一個大概的瞭解，並且幫助讀者看出這些論文與本土化之間的關係。

本文試著先就一些與「本土化」有關的關鍵概念做一番釐清，然後再就以下五大類的問題進行探討：

- (1)有關什麼是「本土化」的問題：經常被詢問及爭辯的問題包括到底什麼樣的研究是本土化的研究？本土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 (2)有關為什麼要本土化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需要本土化？本土化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什麼問題？
- (3)有關什麼是「本土心理學」的問題：在這個大題下的討論焦點是到底中國本土心理學應該包括些什麼？中國心理學到底要本土化到什麼狀態，才算是達到了可以被稱為本土心理學的地步？
- (4)有關如何做研究才能使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問題：到底怎麼樣來做研究才算是本土化的研究？是不是在心理學中每一個研究領域都需要推行本土化？而且必須以同一的途徑來推行本土化？
- (5)有關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策略問題：應該先進行些什麼準備工作？先著手研究什麼領域？

概念的澄清

在未開始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想有必要將一些有關「本土化」的關鍵性的概念做一番澄清，以便讀者可以更清楚地瞭解本文的論點。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過去許多有關本土化的爭論主要是起源於將一些關鍵概念的意義混為一談的結果（楊中芳，1991a）。

一、「中國化」、「具有中國特色」與「本土化」

在過去十年裡，「中國化」、「具有中國特色」與「本土化」是三個經常與此運動連在一起的名詞。我曾建議應將這三個名稱統一併稱為「本土化」（楊中芳，1991a）。因為固然它們是三個不同的名稱，其內涵也不盡相同，但是其目的是相同的。只不過是「中國化」被大部份港、台的學者所採用，而「具有中國特色」是大陸學者所慣用的名詞。我之所以建議大家放棄這兩個名稱而採用「本土化」的理由主要有二：(1)「中國化」及「具有中國特色」都在字義上給人一種排斥外國東西，「閉關自守」的印象。以為只研究中國人所獨有的，或只研究傳統的東西；(2)「本土化」代表一個比較適用於任何地區的普遍、抽象概念。任何文化、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都可以走向本土化的道路。事實上，目前確實有許多國家及許多的研究領域中都在推行本土化的運動。所以用「本土化」的名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是學術界的一個普遍自覺的運動，而避免有走向民族中心主義之嫌。

二、「心理學的本土化」與「本土心理學」

「本土化」是指一個過程；一個由「非本土」的狀態走向「本土」狀態的過程。所以「心理學的本土化」是指將心理學由「非本土」的狀態轉換成「本土」狀態的過程。而「本土」狀態的心理學就是「本土心理學」。它是「心理學本土化」這個過程的終極狀態、目標。那麼，什麼是「本土心理學」呢？

狹義的「本土心理學」

我想這個詞可以分為廣義的及狹義的兩個意義來看。Heelas(1981)在他與Lock合編的一本叫《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ies*)的書中，用複數來稱「本土心理學」。那是將「本土心理學」看成是存在於當地人腦海中的許多

與心理有關的看法及慣思，而非把它當成一門整體的學問。所以他的定義是：「在任何一個文化中，『當地人共同接受的』對某些與心理學有關題目的看法、理論、猜臆、分類、假設及類比。同時，也包括內隱於當地社會制度的一些有關心理學的想法及看法。」（第3頁）（雙括號內加的是本文作者的補充）Heelas同時舉例說明什麼是「本土心理學」：有關人的天性是什麼；人與世界其他事物之間的關係；及有關指導人應該如何去做、去想、去感受，及如何得到人生幸福及成功的格言及訓諭等。同時，他將此種「本土心理學」與另一種「專家心理學」（specialist psychologies）對立起來談。所謂「專家心理學」是指那些由學術界的心理學家用自己發明的概念及科學實驗，哲學家用抽象辯論推理，或宗教專家用奧秘的解釋所組成的心理知識。從這個對比來看，Heelas的「本土心理學」是狹義地指那些流行於當地人腦海 中的心理「常識」。

廣義的「本土心理學」

比較廣義的定義，可以把「本土心理學」看成是一門描述及解釋當地人心理及行為的學問（用英文的單數）。這門學問的素材雖然不一定只限於當地人腦海中所有的心理概念及心理常識，但是那些由心理學家所提出的研究概念必須是從觀察當地人所表現的各種行為及蒐集當地人的各種想法中抽取得來，而不應是憑空由外國研究中移植過來的。做研究的方法也可以包括Heelas前面所指的專家心理學所用的方法。但是，必須是以最適合瞭解當地人的工具，以便能得到有效度的資料，並用「當地人的角度」（native's point of view）來解釋所觀察到的行為或所蒐集的資料（Geertz, 1984）。不要架空了實際情況，針對一些抽象的理論在自說自話，以致使所累積的學問與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拉不上關係（Ho, 1988）。因此，廣義「本土心理學」是指一門當